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三

重修龍興寺東堵記

碑高五尺五寸廣三尺文二十六行行四十六字正書在同州

若夫致情自逸聖人生博奕之談驗性迷方諸祖散指月之諭是以珠沉於海俾罔象之忘機禍簇於身使混沌之返口則必逍遙委化復歸何有之鄉清淨居真共安無過之地何須窮泰極侈恣嗜慾於心胷入聖從凡昧修行於眼耳唯釋氏之教興於曠刼金剛三昧爲法

界之歸依玉毫六通作人天之瞻仰灑醍醐以霈潤澤
則無不舒蘇震法樂而激聲教則俱聞踴躍是故衆魔
既伏列仙共歡得樹神之精勤感輪王之迴向擊拳合
掌悟法相之皆空落髮披緇學菩提之無上其過去未
來之因果龍藏名言備矣此何足以稱揚覺皇受波旬
之請而入涅槃雖化身強焚而金質自永舍利之寳散
入支鄉同州龍興寺東塔是其一也截翠嶽於半天影
太陽於中道隨氏之將興祥兆見焉金陵電滅浮喜氣
於東南火運炎空籠祥光於中夏夾輔王室仿嚴承相
之尊纂成帝功覚塞神尼之識隨文曰以所居宅是為

此寺自後紅樓翠殿高危上入於雲霄寶鐸玦輪光彩傍侵於河洛然則年代深遠功績漸隳瓦墜梁傾欹風摧而雨敗物存基在但日往而月來不有否也其何泰乎有恒農楊氏名繼宗乃左馮一長者也金玉其貞冰霜勵己干以非道有難犯之容動以禮時多不平之色以布施修崇爲己任以謙和儉約爲身謀人倫之中不可多得以爲芝蘭在佩不如戒定之香琴呂成交爭似聲聞之果其是院之西又有長興萬壽院其住院僧前僧正法諱智峯師号嚴靜章服副焉秋袍自擁夏臘甚高羅什傳通識五天之儀範道安講唱明三界之因緣

萬二千五百衆咸願登門一切十恒河沙亦將其貫恒
晨與之爲道侶而甚啓亦猶昔之蓮花社也高秋八月
演摩詰之響談宴坐一時味如來之眞語許檀那爲布
施奉內財以供佛用精進爲梵修依法身而潔己居一
日乃謂峯上人言曰東院眞身舍利塔浸頹缺漏久矣
此不爲修如之何有能興者師欣然贊成其事於是集
工人籌度之鳩衆材聚丹䨼無曉無夜經營架搆子時
即日而就約其費用將百萬計雲煙乍歛若漢日之再
中星月共臨疑天樞之獨立非夫有大力量有大志願
豈能成此殊常之功德哉先是此寺鍾樓斜朽凋壞及

峯上人院西殿并中尊列侍並隨室時與塑以之歲久
中間縱有貼補亦罕能全功恒農一旦皆以家財呼匠
巧取材用及金翠瓦甎之屬並附益修飾之十分之數
弥縫其七八焉信矣夫世尊之感應長者之護持非獨
罔於往昔也阿育王之志氣功滿行修給孤園之清涼
法與教立遂使凊信上士盡生降伏之心慵悷衆生頓
换柔和之性其誘化補報也如此　府主進帥太師鍾
一千年之　亨運應五百載之閒生衛　社惠民恤
刑欽政覩匈奴如草芥罇陽侯之横行驅樓蘭若狐狸
傲孙子之深入方持虎節顯鎮侯藩幄中號令之嚴秋

風偃草門下平章之　　命禁殿宣麻　通懲
隴右公朱研益丹玉茇須冷宰衡餘慶自高定國之門
聖祖沖元必握眞人之籙　槪風謙郡夏侯公威稜有
執如松栢之負雪霜忠信罔懲比春秋之應日月此際
且登於蓮幕匪朝即列於　黃階嚐道與時來時與賢
會　元戎物望多儕共治之榮調御音容不爽付舄之
意恒農以功顧既畢乃率以文之岾也德行無取文學
甚慮進未能輔相　帝王立萬年之運祚退不能
交朋巢許傲列嶽之風雲而猶勞役風塵佇伺州縣賦
慙鷄鳴肯為席上之珍兩助蛟龍口是池中之物強搜

鄙拙用以紀云

大宋開寶八年乙亥歲四月辛巳朔二十九日辛未建

寺建自隋而重修于宋開寶之末檀那楊繼宗也碑內有云府主連帥太師者有曰通總隴右公者有曰觀風譙郡夏侯公者皆不可攷作碑者名岵而不言其姓亦無從知之書者并無姓名書法孳更方整有之道逸不如也石墨鐫華

右龍興寺碑字畫完好文稱府主連帥太師又云門下平章之命禁殿宣麻攷之宋史則馮繼業時爲定

國軍節度使史不云檢校太師及加中書門下平章事也宋初沿五代之制藩鎭之權尙重繼業在周已歷節鎭名位久顯就以三公使相之號不足爲異然本傳竟不一書未免失之太略繼業在同州吏民嘗爲立遺愛碑今不復傳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同州龍興寺有二一在州西北隋開皇年建一在州正西陝西通志不言建于何代但云明洪武嘉靖中重修宋有重修龍興寺塔碑以此碑攷之則亦建于隋文帝時也碑云隋文因以所居宅爲此寺隋書高祖紀皇妣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

丑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而不言別館所在馮翊正同州首邑據此碑知龍興寺爲隋文帝居宅矣然據陝西通志又云州治東金塔寺右有興國寺隋文帝龍潛處唐改隆興寺尉遲恭建是又以興國寺爲隋文居宅而改建爲寺又在唐時其非即龍興寺明矣恐通志未確當以碑爲據也碑載院西有長興萬壽院則今已無考宋史馮繼業傳繼業字嗣宗大名人開寶二年拜靖難軍節度

使三年改鎮定國軍太平興國初來朝是碑載府主迺帥太師侍郎馮繼業建碑之八年尚在鎮也定國同州軍名末題開寶八年乙亥歲四月辛巳朔二十九日辛未建由辛未上推至朔不應是辛巳據遼史朔考四月是癸卯朔方與辛未合碑誤也

福州重修忠懿王廟碑

碑連額高一丈四尺七寸廣七尺一寸四十七行行八十四字正書額題重修忠懿王廟碑銘八字篆書在福州府

重修故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內觀察處置兼三司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撿挍太師守中書令福州大都督

府長史上柱國閩王食邑一萬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
謚忠懿王廟碑
福州刺史彭城錢昱撰
若夫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者衆所聞矣其或功及
於國道濟于民生居土茅歿饗廟食者求諸前史罕有
其倫是以黃石立祠荔目遺跡沔陽致祭實表舊功故
聖人之制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苟無
所稱實曰誣祭唯 忠懿王非誣祭歟 公名
審知字詳卿姓王氏本瑯琊人秦將翦三十四代孫高
祖曄唐貞元中爲光州定城宰有善政以及民因遷家

于是郡遂世爲固始人矣曾祖友贈光祿卿王父蘊玉
贈祕書少監父 憑 累贈至太尉光州刺史十圍巨木始
從厚地以盤根九曲洪河本自仙源而折派若匪降神
之氣豈生命世之才 公郎 太尉之季子
也 公形質魁秀機辯明敏負英雄之氣者必相
交友學韜鈐之 略 者咸詢智謀懸知五典之書暗合萬
人之敵遠近伏其義勇鄰里推其孝悌嘗有善相者謂
公之門視其昆弟三人曰富壽皆一體也而季
當位極人臣自是 公觸貧之舒遇陟岵興悲在
原勢念恭事孟 仲闕 若父焉乾符末寇剩金陵鳧毛屢

落磨牙吮血中原正苦於傷殘脫耒裂裳四海盡疲於征戰　公蓄慷慨之氣負縱橫之才每或撫髀暗驚彎弧自誓曰大丈夫不能安民濟物豈勞虛生乎於是以俟時待價之口抱拯溺救焚之志豪俠相許寢食不忘雖大鵬未飛已具垂天之勢而神馬一躍終同追電之蹤屬王緒者憑梟寇之戈矛盜萑丘之土宇遠言得志遂啓無猒但思於弱吐強吞豈顧其幸災樂禍曰乃大掠部屬旁口口口復收士民以廣隊伍於是

公之昆季咸預焉及秦宗權竊弄五兵遍侵四境緒內乏嬰城之計外無善隣之助遂率衆以作寬欲避地

而偷安玉石俱焚孰能分別犲狠當路無匪縱衡李豫
章懦怯之中偶番禺殘害之後凡經蕭翰䴡或枝梧自
潮陽抵漳浦百姓畏其塗炭五馬避其鋒刃豈知兵忌
不戢人愼無恒毋蒲縣者終至敗亡好草竊者焉能長
久動輙自疑之志本乖同義之心適當軍衆不賓遂爲
部下所害　公素敦誠信累涉艱危既負出羣之
才仍諳撫士之術且兵不可以無主將不可以失人衆
遂推　公而立之　公居下惟謙事長必順
雖與情之有偏在公論以不忘乃曰予早事二兄嘗若
嚴訓豈有弟爲大將兄居其下乎遂奉長兄潮以帥其

衆仍獲清源爲所理之地　公由是惡道途之多
梗憒　貢賦之不通實欲致理一方克平羣盜外
惟征繕中則經營運籌之勝負預知潰鬱之澄清可待
大順冬□□□□廉察遠亡兵馬使范暉奪符印以自
尊奉緘題而不遜恣行誅戮罔事綏懷人既類於倒懸
時合當於逆取　公比緣觀釁因得徵辭遂舉勤
王之師以申弔民之義躬事戈甲身臨矢石一
年而圍□□□□□年而堅壁遂陷范暉扁舟欲遁跡網
難逃遂爲海人梟首以獻　公既殲元惡乃布優
恩凡日脅從悉令宥過用仁信以馭下行慈惠以恤民

曾未浹旬已聞致理百姓愛之如父母三軍畏之如神
明又能成功不居讓德無愧遂迎長兄潮遷理是郡復
請仲兄邽迭居舊邦　武肅王表率諸侯蕩平大
憝吳越盡歸於賜履江淮咸奉於專征以其能務忠勤
遠求薦擢遂　奏授本道廉察及泉州符印僧命
焉舜　朝庭以寰海挺灾久勞我武東南靜亂獲
庇吾民俾提旄鉞之權□□袴襦之惠遂升本州為威
武軍授潮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以　公為節度
副使獎勳績也洎元昆殂謝衆庶歸依　公乃恭
受遺言式傒　朝命明年春　帝慰遠降人

欲是從初授　公撿授刑部尚書威武軍節度兵
馬副大使將委十連之任猶居貳職之勞一之日訓習
驍雄二之日穌息疲瘵用心數月善政聞　天於
是涟端揆之資正元戎之位齋壇高築軍幕大開分閫
詩屏翰之權握從口鼓鼙之任未幾顯居使相特錫戸
封方隆推轂之寄又藉秉鈞之力當多難未弭聊同指
髍之相須及具瞻有歸實賴股肱之迭用式資補衮俾
重褰帷天復元年載正　乾綱重光　帝座
言念七閩之地口待八柱之功特須渥恩用越倫等賜
武庫戟十二枝列于私門非恒例也自是日鍾百祿歲

奉九遷　公致　君愈勤述職無怠萬里輸
貢川陸不繫其賒一心　尊戴風雨不改其志
昭皇累嘉忠節別錫異數欲酬懋德豈限彝章天
祐元年夏四月封瑯琊郡王食實封一百戸尋屬龍蛇
起陸戎馬生郊人心未猒於有唐天命已歸於新室
公知微不爽居瑫罔欺　梁祖之郎位也纔
傾作解之恩繼舉疇庸之典三公手拜萬戸連封呂尚
帝師之尊官榮既極子儀中令之貴考限微同尋復進
封閩王加福州大都督府長史迨　莊宗之建王
業也神州克復寓縣咸寧欲敦柔遠之心先下念功之

詔益增井賦仍改功臣式覃　北闕之恩用倚南
門之寄　方推拱　極翼効安邊惟治民
素厲於憂勤而得疾遽從於緜篤百靈無効五福克全
以同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薨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四
　朝庭素欽盡節俄覽遺文既增憖老之悲豈愜
飾終之典册贈尚書令謚曰忠懿禮也　公生當
離亂之運出值囏難之秋割據一方奮養百姓得深溝
高壘之固有被堅執銳之衆贍水陸之産通南北之商
鑄銅于蜀山積粟於洛口者不足言其富也連臨淄之
袂拔泖河之箠者不足言其庶也至若外含大度內用

小心愼刑既極於精詳舉事悉從於簡略犯則不赦令
比秋霜之嚴恩本無私惠如冬日之煖民惟道化吏以
法繩此可以稱善爲政矣言皆必中行罔自欺非正辭
不入於聰非公事不宣於口居常無聲色之樂平生以
禮義自守念十家之產者躬行節儉懷五子之歌者心
誡荒唐每當爍石之威未嘗操扇纔屬鳴雞之候早見
嚴裝以德報恩遠踰萬里至誠感物動契百神此可以
稱善立身矣興崇儒道好尚文藝建學校以訓誨設廚
饌以供給于時兵革之後庠序皆亡獨振古風變更舊
俗豈須齊魯之變自成洙泗之鄉此得以稱善教化矣

懷尊賢之志寧愛客之道四方名士萬里咸來至有蓬
瀛謫仙鴛鷺舊侶或因官而忘返者或假途而惜去者
盡赴築金之禮皆歸嚮禱之行其餘草澤搜羅車負待
遇者故不可勝紀此得以稱善招納矣尊天事地奉道
享神無非克誠足以監德然而素欽釋典大闡法門衆
善皆臻何德不報無漏上智必務散布於諸方有作良
因伽藍遍滿於樂國鍊即山之堅固鑄丈六化身鎔麗
水之光輝寫五千秘藏事非爲己願乃庇民此得以稱
善求福矣功推理亂志在盡忠安不忘危常爲恃險之
誡小當事大罔違與國之道以至覆盂數郡高枕三邊

雖昆彭致霸之傳未能繼踵在他變自尊之患故不同
風此得以稱善于位矣且天惟佑德民本懷仁
公享富貴者三十年傳冊封者四五世遺愛銘于人口
忠節書于國史臣子之盛不亦大乎逮自陵谷變遷箕
裘廢墜寂寞闕以時之薦淒涼同乏之祀之悲仕農王商
慕舊政以如在潢汙蘋藻望遺廟以不存丙午歲
我師恤隣闔境向　化遷　今大元帥吳越國
王位鍾壁紐運偶負圖嘗保大定功之初行興滅繼絕
之義旣克寧於民庶思咸若於鬼神每念闕川所歸本
由　土氏而盛雖子孫異代已同萁爐之傷而春

秋二時宜陳籩豆之禮遂命以　公舊第爲
忠懿王廟仍給常祀之數、　霸主爰修於廢
祭藩侯遂立於叢祠行馬戟枝尚存故物豚肩樽酒早
薦惟馨墍　山庭月角之容立偕老子飛之像庭
廡未周於工積槐檀旋改於光陰舊逕難尋已絕羅含
之蘭菊重門長閉但多仲蔚之蓬蒿既乖與祭之儀殊
闕致誠之所大宋開寶七年秋九月大元帥吳越國王
以時和歲豐家給人足俾荅禴祼之祈遂申咸秩之典
凡曰祠廟毀廢並出錢帛修完乃命衙直將躬授人工
旁搜材植補遺基而皆備易舊物以咸新曾未逾時已

闈告畢蓄儉得以中度規製得以合禮朱軒粉壁隨曉
霽以生光修竹喬松向寒霜而吐色遲曹筆則陰兵欲
動鬬郢工則神馬欠嘶部從悉周精靈如在矧以故鄉
將吏開幕賓寮當其草昧干戈殷經勞苦洎自樹立基
構盡亭崇高乃塑都押衙建州刺史孟威等二十六人
以配饗焉斯廟也前瞰清游右連淨刹一路自無於塵
雜四隣皆屬於幽奇曉霧纔開先露列巒之岫疎鍾雖
近不驚繞樹之禽　公昔也嘗遊宴於斯今也復
祠祭于此始易宅而爲廟矧將廢而能興苟非陰德不
衰令名未朽又豈能身殁之後有如此之盛乎畢切居

是藩獲畢斯事仰　嘉歎之未遠聽　遺愛
以長新爰述短才庶存實錄撫然叙事雖有謝於孟堅
峴首感人亦未多於叔子乃爲銘曰
極天曰嶽　惟嶽有神　蕃是英氣　生爲異人　于
胥利劒　瑞世祥麟　爰當季運　實庇蒸民其一
唐德將衰　羣雄欲出　陰霧垂地　祆氛蔽日　犲
豕猖獗　萑蒲縱逸　苟非偉才　焉濟王室其二
權爲巨盜　緒亦朋姦　欲亂中夏　首屠光山　誰
謂英傑　同罹險艱　終則竄跡　能無厚顏其三
爰率部民　同徂萬里　緒爲衆惡　公得衆美　回

戮兇人　遂奉君子　立功著名　自此而始其四
漳浦既寧　清源復平　遂以政事　援于難兄　孝
實志性　謙惟直誠　靜乃指讓　亂則經營其五
憤彼閩川　樹玆禅將　苛虐漸篤　政刑俱喪　銳
旅大驅　凱歌連唱　克定一方　式諧衆望其六
始忝貳職　已播殊勳　屏翰之美　朝廷備聞　迨
居重鎮　繼事明君　盡忠竭節　松茂蘭薰其七
偃仰大藩　麾麻五郡　雖曰功庸　亦由時運　二
柄齊舉　七德兼訓　令子令孫　當年振奮其八
與王重望　上相清規　陵谷雖變　馨香不衰　俯

椽甲第　遂立嚴祠　年禩屢易　籩豆或虧　其九
爾主推恩　艮時有待　舊廟克新　遺蹤不改　奠
介金碧　儼然神彩　靈覎芳名　千秋如在　其十
天宋開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立
福閩縣丞將仕郎試太子挍書林操書
□□□知李文質篆額　　封擊使林□鐫字
按此碑今在福州府城東慶成寺側忠懿王廟中
文凡三千二百餘字泐不可辨者四十四字今從
十國春秋所載碑文與此互校增補旁注二十六
字文爲錢昱撰林操書李文質篆額操與文質皆

無攷宋史吳越錢氏世家昱字就之忠獻王佐之長子佐薨昱尚幼國人立倧後俶嗣國授昱秀州刺史太祖受禪俶遣昱入貢俶得福州命昱守之開寶九年二月俶入朝三月歸國此碑卽建於是時吳越之得福州始于晉開運三年十月忠獻王時遣將余安救福州破唐兵李達舉所部歸附自是屢命使守福州至乾德五年忠懿王以叔元璝知州事元璝卒至開寶七年以從子昱爲刺史築夾城開城河因而修閩忠懿王廟且立是碑閩忠懿王者王審知也碑云公名審知字詳卿兩五代

史皆作字信通碑云高祖暀唐貞元中爲光州定城宰唐書王潮審知兄傳云五代祖暀爲固始令碑云屬王緒者復收士民以廣隊伍公之昆季咸預焉及秦宗權遍侵四境緒率衆自潮陽抵漳浦遂爲部下所害唐書潮傳次南安劉行全不自安與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緒以徇薛五代史王審知傳有賊帥王緒者自稱將軍陷固始縣審知兄潮時爲縣佐通鑑亦作縣佐新唐書歐五代史皆作縣史九國志作縣佐史十國春秋從之緒署爲軍正蔡賊秦宗權以緒爲光州刺史尋遣兵攻之緒率衆渡江自南康轉至閩中入臨汀

自稱刺史緒多疑忌潮與豪首數輩共殺緒歐五代史則云緒前鋒將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囚之軍中緒後自殺碑云衆遂推公而立之公曰予早事兄豈有弟爲大將兄居其下乎遂奉長兄潮以帥其衆仍獲清源爲所理之地唐書潮傳衆推行全爲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以爲主潮除地剚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爲主至審知劍躍于地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薛史云潮拜劍躍于地衆以爲神異即奉潮爲帥歐史云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

乃推潮爲主碑云大順名廉察遣亡兵馬使范暉奪符印以自尊公遂舉勤王之師范暉扁舟欲遁遂爲海人梟首以獻唐書潮傳初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率衆拔之自領州巖卒其壻范暉擁兵自稱留後潮乃遣從弟彥復將兵審知監之攻福州暉亡人海追斬之薛史云唐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爲泉州刺史大順中巖卒（通鑑作大順二年）子壻范暉（十國春秋引林仁志王氏啓運圖作妻弟）自稱留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斬暉而降歐史云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

爾後潮遣審知攻犨審知親督士卒攻破之犨見殺碑云公既殲元惡成功不居遂迎長兄潮遷理是郡復請仲兄邽迭居舊邦武肅王奏授本道廉察及泉州符仰皆命焉朝庭升本州爲威武軍授潮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以公爲節度副使洎元昆殂謝明年春十國春秋云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帝授公檢校刑部尚書威武軍節度兵馬副大使進端揆之資正元戎之位顯居使相特錫戸封天祐元年夏四月封瑯琊郡王實封一百戸按唐于兢撰德政碑云潮付公以戎旅仍具表奏尋加刑部尚書威武軍留後俄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又改光祿大夫檢校司空

轉特進檢校司徒又轉檢校太保琅邪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唐書潮傳昭宗假潮福建等州團練使俄遷觀察使乾寧中寵福州為威武軍即拜潮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卒潮病以審知權節度讓審邽不許詔審知檢校刑部尚書節度觀察留後朱全忠薦為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初進琅邪郡王薛史云潮盡有閩嶺五州之地表其事昭宗因建威武軍于福州十國春秋作乾寧三年九月以潮為節度福建管內觀察使審知為副潮寢疾命審知知軍府事潮薨審知以讓其兄審邽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唐

末爲威武軍節度福建觀察使累遷檢校太保封琅邪郡王歐史云唐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爲武威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邪王碑云梁祖之卽位也十國春秋作開平三年五代會要作四年進封閩王加福州大都督府長史迨莊宗之建王業也遂𢌿井賦仍改功臣按據此似當有功臣之號今碑題及諸史皆未見同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薨贈尙書令謚曰忠懿薛史云梁朝開國累加中書令封閩王同光元年卒歐史與碑同十國春秋云同光二年五月

唐加王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同光三年十二月辛未薨（原注任所按通鑑目錄十一月庚寅朔則十二月當爲庚申朔辛未正十二日也福州志作五月五月李是日罷節事相沿至今郡人猶用初四日爲節此志誤也王以乾寧四年丁巳嗣威武節度使至同光三年乙酉薨實在位二十九年九國志舊五代史皆以爲元年辛者非也）

以上皆碑文之與諸史詳畧互異者有如此碑文云

丙午歲我師恤隣閩境向化遇大元帥吳越國王

命以公舊第爲忠懿王廟丙午爲晉開運三年吳

越錢氏志十四州錄（錢忠錢瀚纂輯）文載後晉開運三年

冬十月閩大亂李達乞師于忠獻王王命都監使

水邱昭劵等將兵水陸救福州戊戌王又遣將余

安自海道救福州大破唐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歸附即碑所云我師恤隣國境向化也今大元帥吳越國王者謂忠懿王錢俶也下云塑山庭月角疑是日角之說之容謂王像也立偕老于飛之像謂王夫人像也遣曹筆則陰兵欲動是畫兵將也鬬郢工則神馬欠斷是塑神馬也都押衙建州刺史孟威等二十六人配饗檢福建通志誤作一十六人孟威則無考通志又云歷代以來迎春日郡守遣祭取此碑下土為春牛萬歷二十八年裔孫王一騰等請有司清復舊址發帑重建邇轉運副使臨海

王亮亦王裔孫力襄厥成然則王氏之世澤不爲不永矣

常清靜等經碑

碑高五尺二寸廣二尺八寸作兩截書每截二十七行行十三字正書

始平龐仁顯書

白廷璨畫像

畫像

太平興國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太上老君常清靜經經文不錄下仿此

太上昇元消災護命經

大宋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歲閏三月十五日建

太上天尊說生天得道經

大宋太平興國五年歲次庚辰閏三月二十一日建

此行篆書

此碑首清淨經次消災護命經次生天得道經書者始平麗仁顒全習皇甫碑法虬健絕倫置之唐人名書中殆不可復辨但經首乃作菩薩畫像何也石墨鐫華

按此碑刻道家三經首有畫像下題道士黃元之等十一人名後一行云太平興國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次刻太上老君常清靜經末刻紀首樊有永

等三十七人名內一行云永在宣聖廟建立道經而列于廟學其意葢欲託宣聖以傳久遠也次刻太上昇元護命經題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十五日建次刻太上天尊說生天得道經題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二十一日建獨此行是篆書餘皆正書刻非一時然僅兩月而成亦云敏矣

上清太平宮碑

碑連額高一丈二尺四寸廣五尺二寸二十九行行六十字行書額正書在盩厔縣

重刊終南山上清太平宮碑銘 并序

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直學士院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臣徐鉉奉　勅撰
翰林待　詔正奉大夫太府少卿同正柱國臣張振
奉　勅書

臣聞鴻荒代序太極流形一二儀肇判而猶遁萬類交馳而未別巢居血飲孰知王者之尊物魅神姦倘作生民之患於是聖人繼統大化宏開畫八卦而序四時奠五山而分九服衣裳軒冕采章之制以庸動植飛沉性命之宜必遂高卑既位幽顯既分蒸嘗雩禜致其恭宗祝史巫紀其秩猶或觀其道而設教依於人而後行通其變而不窮感於物而遂動未始有極無得而名其或數

偶三與德如二季民嚴慈衛帝念嘯咨必有靈符允歸
異運易著與能之吉傳稱觀政之徵史遷之論至哉左
氏之書詳矣　我國家受天之命如日之昇御六氣而
平泰階麗大明而照萬國濟亂略於百王之季返淳風
於遂古之初天瑞星祥羣靈受職粵　御極之元祀有
神降于鳳翔府盩厔縣之翌仙鄉其象不形其言可
紀蓋　黑帝之佐命禹强之官聯真位叅於　紫微靈
職分於井鉞其稱進則需爲之輿吉其數演則履禬之
嚴科教義之深也則孝友姻睦之行興焉威力之大也
則蝄蜽魑魅之害除矣由是泰雍之地尸而祝之

太祖神德皇帝聖智淵深　睿謀默識饗之明德待以不祈方且奉　天時而答靈心握元符而齊七政故得　皇猷允塞庶績其凝舞兩階而四輿來同正九伐而庶邦承式得遺珠於象罔叶吉夢於華胥乃知靈告之不誣　駿命之如嚮豈止五車兩騎來爲牧野之祥赤帝素靈出表芒碭之應而已哉　今皇帝千年應運　二聖繼明恢　大業而惟新浸　謀仁而累洽如周王之翼翼若夏后之孜孜　聖作無方先幾靡測雲門大濩綜六代之韶聲稷下淹中采百家之精義酌而不竭者儒樽之味仰之弥高者　垂象

之文　王澤既流須聲無斁而復念深㑟　后義切勤
民　　睿眷春臨　　皇威電擊大禹會諸侯之地
盡入隄封宣王逐獫狁之鄉率從稽服舉無遺筴役不
踰時聊存尉候之官已戢櫜鞬之器　　瑞圖之盛也
如此珍符之至也如彼深惟肹蠁益驗昭明而豐報未
嚴壽宮不度非所以光敷景貺垂示方來者也夫肅肅
祇祇爲政之要元元本本致理之端葢神之命受於
天天之造始於道是用歸誠衆妙訪制昭臺申畫爲鄉
聿崇仙館稱惟　虛皇之眞境參以　聖靈之嘉
名　詔立上清太平宮於所降之地示其星壇玉非邑

峙金城終南峻極鎮其前渭水清深紀其後鮮原靡迤接漢皇訪道之臺佳氣鬱葱對關令修真之宅物皆茂遂風雨罔愆人盡淳和舟輿不用瞻新宮之爲狀也崇墉繚野絳闕陵空秘殿雲高俯軒檻而轉眄修廊綿亘步櫩宇而中疲極丹青黼藻之工窮銑鋈璧璫之飾玉几正御紫壇在庭　帝座既嚴衆真畢饗鹿巾霞帔之士霓旌絳節之儀空歌洞章揚其音紫烟素雲散其彩飇歘之馭縹眇於太虛氤氳之氣充被於羣有至矣哉　元后之德與天地合　真人之應將齊壽并亦何必定郟鄏以卜年禪岱宗而探策者也夫

金石之刻雅頌之興所以示民不佻永啓厥後況乎尊
道貴德廣淳淳之風窮神知化超言象之表是宜告於
太史副在名山爰　命下臣式揚　丕烈其銘曰
上天之載　無臭無聲　忽怳有象　絪縕化成　寄
以神理　發爲昭明　惟德是輔　惟皇作程　赫矣
元后　悠哉遂古　咸有靈貺　式昭天祚　龜出清
洛　鳳臨元扈　赤字興堯　玉書授禹　降及商亳
逮于邠岐　天之所啓　神亦格思　牲玉有秩
馨香孔儀　弈弈宗祀　子孫保之　道德不衰　質
文不復　俗限楚夏　遞遷水木　時歎陵夷　民嗟

條籙　必有眞人　膺圖受籙　皇哉帝宋　大拯横潰
流　出自蒼震　類兹九疇　垂衣卷領　端拱凝旒
永口建福　式叶人謀　有煒明靈　降從元極
致帝之命　口政之德　用薦忠信　寧惟黍稷　稽
陋蕙蘭　帳幷甲乙　運隆二聖　慶洽重光　誕敷
一德　奄有八荒　時文載郁　我武惟揚　通幽受
職　崇宇儲祥　乃卷环符　本乎至道　肇建仙館
是彰元造　前望中南　旁瞻豐鎬　泱泱平原
崇崇新廟　端闕特立　秘殿宏開　九華之室　力
文之臺　平窺列瑴　直寫昭回　空嶠口尔　姑射

邃哉　聖靡不通　道無不在　靈場旣穆　祀典無改　福不蒸黎　格于四海　用刻貞珉　永垂千載

太平興國五年歲次庚辰四月癸酉朔九日辛巳建

按上清太平宮今名太平興國觀陝西通志在盩厔縣東三十里終南鎭宋太宗以年號名宮今俗呼爲樣宮碑建於太平興國五年撰者徐鉉書者張振宋史徐鉉傳鉉字鼎臣廣陵人仕江南歷吏部尚書及隨煜入覲太祖命爲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直學士院加給事中官位與碑合張振無攷碑云我國家御歷之元祀有神降于鳳翔府盩

厔縣之望仙鄉盩厔縣後唐隸京兆府晉隸鳳翔府宋因之玉海云國初有神降于盩厔民張守眞家守眞爲道士卽所居創北帝宮太宗嗣位眞君降言有忠孝加福愛民治國之語詔于終南山下築宮凡二年宮成宮中有通明殿題曰上清太平宮如眞君預言祀神之夕上望拜興國六年十一月壬戌封神爲翊聖將軍祥符七年加號翊聖保德眞君凡眞君所降語帝命王欽若編爲三卷上作序名曰眞君傳此碑建時蓋猶未封將軍之號也陝西通志又載此宮有太祖神御之殿檢宋史

禮志神御殿太祖七無上清太平宮太宗七一曰
鳳翔上清太平宮是通志作太祖者訛也蘇文忠
年譜嘉祐六年辛丑年二十六授大理評事鳳翔
府簽判七年壬寅官於鳳翔詩集載壬寅二月有
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
府至寶雞虢郿盩厔四縣既畢事因朝謁太平宮
而宿於南谿谿堂詩有云先帝膺符命行宮畫晃
旒自注云十七日寒食自盩厔東南行二十餘里
朝謁太平宮二聖御容此所謂二聖者据禮志又
載眞宗聖御之殿十有四其一鳳翔太平宮葢謂

太宗眞宗二聖亦非謂太祖也碑末云四月癸酉朔九日辛巳建宋紀四月不書朔五月書癸卯朔据遼史朔考是歲正月丙子朔宋紀同二月乙巳朔三月甲戌朔閏月甲辰朔四月甲戌朔五月癸卯朔六月癸酉朔七月癸卯朔若依碑四月作癸酉朔則是年四五六月連三次大盡矣似未必然然此是奉勑撰書之碑不敢謂不足據而又不能据碑以疑遼史之有誤姑識以俟攷

扶風夫子廟堂記

碑高五尺一寸八分廣三尺二寸四分

廿九行行三十字不等正書在扶風縣

唐駕部郎中程浩撰

南岳講華嚴經法界觀文章字學宣義大師賜紫夢英書并篆額

文見前不錄

此記刋石元在湖州臨安縣夢英嘗愛斯文見其格高才大言婉思逸眞可以發揚　夫子之聖德然以文章近代道理多虧亾實取華弃本逐末前賢直述後輩誰知　程氏清詞光掩星辰韻諧金石眞可重也今轉輸二君子好奇尚異見請重書慮此雄文久而湮沏冀流傳於終古重建立於鎬京今上石畢功特爲之後

序時壬午歲六月廿五日重建　安文璨刊字

承奉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陝府西南路諸州水陸
計度同轉運賜緋魚袋祖吉

通直郎行左補闕陝府西南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
副使賜緋魚袋趙載

朝散大夫行殿中侍御史通判永興軍府事師頏

朝散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權知永興軍府事柱
國李準

右夫子廟堂記唐駕部郎中程浩撰宋寛義大師夢
英書世多喜誦此文而夢英書法一本柳誠懸然骨

氣志度皆弱不能及也東野續集

扶風縣夫子廟碑首云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云云作者唐大歷二年丁未駕部郎中程浩碑尙在扶風縣令傳爲皮日休誤矣皮在僖宗廣明年與大歷相去年代殊遠不知何以錯誤如此此碑書法濤勁仍多古字地作墬三作弎道作衜子作㜽光作炛唐作啺天作兲善作譱遊作逰曹作𣍘升庵外集

按碑文爲程浩撰相傳爲皮日休而碑作程浩豈日休代浩作歟攷日休文藪無此文則當從碑余竊謂代作之說宜有之旣代作之作則已集中自不必載

耳

觀妙齋金石攷略

按此文爲唐駕部郎中程浩撰釋夢英正書篆額文全篇已載本書九十五卷全文五百四十餘字彼碑存者祗七十一字已取唐文粹所載增注於彼卷矣此碑所存祗半篇計二百四十六字亾其後半而所存之文閒有與彼卷增減互異之處今全文不錄惟摘記其不同者天地吾知其至廣以其無不覆載彼卷知下無其字廣下有也字無下有所字下四句仿此淵明以尺圭彼明作景偉夫夫子彼作偉哉家國用和彼作用肥道不可筌其有物

彼不作來筌作詮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彼於聖人
上重夫子二字古之帝聖者曰堯古之君明者曰
禹二句彼作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
聖者曰夫子三句用之而昌捨之而亡彼而皆作
者昔否於宗周今秦於皇唐彼無宗皇二字不然
何耀袞而裳垂珠而王考矣彼不然下有者字耀
作被珠作旒矣作哉此下彼有扶風古縣也云云
半篇此全闕後夢英記重建原委其澗州節安之
誤及考證之處前跋已詳兹不贅但文佚其半而
記內不言及缺失之由何也夢英書此碑似亦在

遊中南山時距其書于文叉十七年此碑題名作英前作瑛不同而文章字學宣義大師八字則前碑所無者太宗即位二年改名炅故賜號不避義字末題重建歲月日壬午歲六月葢太平興國七年也後列同轉運祖吉轉運副使趙載權知永興軍李準三人銜名宋史俱無傳陝西通志名宦亦不載夢英記但言轉輸二君子而銜乃有三人者知軍尊于轉運不可略也

兗州文宣王廟碑

碑連額高一丈四尺五寸廣五尺二十九行行七十二字行書篆額在曲阜孔廟

大宋重修兖州文宣王廟碑銘并序

起復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都官郎中知 制誥

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呂蒙正奉 勅撰

翰林待 詔朝散大夫少府監丞臣白崇矩奉 勅

書并篆額

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然亦不能免窮通否泰之數是故有其位則聖人之道泰無其位則聖人之道否大哉夫堯舜禹湯其有位之聖人乎我先師夫子其無位之聖人歟昔者大道既隱真風漸漓有爲之跡雖彰嗣代之風未替繇是堯舜禹湯迨至聖

之德有其位故德澤及於兆民逮乎周室衰微諸侯强盛干戈靡戢黔首嗷嗷依縣是仲尼有至聖之德無其位所以道屈於季孟嗚呼夫子以天生之德智足以周乎萬物道足以濟於天下而棲遑列國卒不見用得非其道至大而天下莫能容乎復乃當時之生民不幸乎向使有其位用其道又何止夾谷之會沮彼齊侯兩觀之下誅其正卯墳羊辨土木之祇楛矢驗蠻夷之貢必將俠聖人之道功濟乎宇宙澤及於黎庶矣奚一　中都宰大司寇可伸其聖道哉嗟夫文王沒而斯文未喪時命乖而吾道不行可爲長太息矣洎乎河圖不出鳳鳥云

衰爰因蔡以厄陳遂自衛以返魯于是删詩書讚易象因史記作春秋大旨尊王者而黜覇道威亂臣而懼賊子然後損益三代之禮樂褒貶百王之善惡燕而微者彰而夷之紊亂者綱而紀之建末俗之邪郛垂萬祀之楷則遂使君臣父子咸知揖讓之儀貴賤親疎皆識尊卑之數功均造物德被生人昭昭焉蕩蕩焉與日月高懸天襲不朽者夫子之道乎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非夫道尊德貴惟幾不測孰能與於此乎故天下奉其教尊其像祠廟相望者豈徒然哉自唐季而下晉漢以還中原假攝寓縣分裂四郊多壘鞠爲戰

鬪之場五岳飛塵競以干戈爲務周雖經營四方日不
暇給故我素王之道將墜於地光闡儒風屬在
運我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
纘寶位也以御齊之德兼睿哲之明總攬英雄之心苞
括夷夏之地　皇明有赫　聖政日新解網
泣辜示至仁於天下獲亡取亂濟大慾於域中復浙右
之士願與王俶偕而聽　命伐并汾之堅壘兕堅倒
戈而係頸戎車一駕掃千里之祆氛　泰壇再陟展
三代之縟禮撥亂則弔伐非所以佳兵也懲惡則止殺
甚所以遵法也然後修禮以檢民跡播樂以和民心禮

修樂學刑濟俗阜貨猶日愼一日　躬決萬機近甸
絕禽荒之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羣生熙熙但樂於
天時萬彙熙熙不知乎　帝力信可以高視千古躐
轢百王誦皇道旣以平華戎又以寧尔乃　凝神太
素　端拱穆淸闡希夷之風詮眞如之理間則披皇
墳百籍帝典　睿藻以抒　宸章
哲王之能事備矣　太平之鴻業成矣居一日乃
御便殿謂侍臣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遍修羣祀
金田之列刹崇矣神仙之靈宇修矣惟魯之夫子廟堂
未加口葺周執甚焉况像設庳而不度堂廡陋而毀頽

觸目荒涼剝楹勿剪階序有妨於函丈屋壁不可以叢青既非大壯之規但有巋然之勢傾圮為久民何所觀
上乃鼎新規革舊制遣使星而蔵事募梓匠以僝功經之營之厥功告就觀夫緣垣雲矗飛簷翼張重門呀其洞開層闕鬱其特起綺疏瞰野朱檻凌虛耽耽之邃宇來風巘巘之雕甍拂漢迴廊複殿一變惟新升其堂則蓬艾翦薉睹其度也登其筵則豆籩簠簋潔其器也春秋二仲上丁佳辰牢醴在庭金石在列侁侁衆賢以覽以俯肅然生氣瞻之如在峙或嶼山雨霽岱嶽雲斂則重檐疊拱丹青晃日月之光龍桷雲楣金碧燦烟

質之邑輸奐之制振古莫儔營緒之功于今為盛辭是
公卿庶尹鴻儒碩生相與而言曰凡　明君之作
事也不為無益害有益必乃除千古之患興萬世之利
然後納華夷於軌物致黔首於仁壽夫子無位立教化
人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婚喪祭為民立防與世垂範
是以上達　君下至民用之則昌不用則亡
我后膺千年而出震奄六合以為家一之日二之日訪
蒸黎之疾苦三之日四之日辨官材之淑慝尔乃偃武
備崇文教輕傜薄賦興廢繼絕于是崇我先師嚴其廟
像棟宇宏壯儀形倫比遂使槐市杏壇之子覺鼓篋以

知歸宴衣博帶之儒識橫經之有所矧乃不蠹民財不耗民力時以農隙人以悅使向謂與萬世之利者斯之謂歟與夫秦修阿方唯矜土木之麗楚築章華但營耳目之玩可同年而語耶將勒貞珉合資鴻筆臣詞慙體要學謝大成　彤庭猥厠於英翹內署謬司於綸誥頌

聖君之德業雖効游楊仰夫子之文章誠慙狂簡恭承

睿旨謹杼銘曰

周室衰微兮諸侯擅權　彝道有蕩兮禮樂缺然

神降尼丘兮德鍾于天　挺生夫子兮喪亂之年

秀帝堯之姿兮類子產之肩　也聖人之德兮稟生知

之賢　刪詩定禮兮紀謀親懲　智其造化兮功被陶

藝　下學上達兮仁命罕言　將聖多能兮名事正焉

道比四瀆兮日月高懸　仰之彌高兮鑽之彌堅

歷聘諸國兮陳蔡之間　時不用兮吾道迍邅　麟見

非應兮反袂漣漣　梁木其壞兮歎彼逝川　王爵疏

封兮袞冕聯翩　百世嗣襲兮慶及賞延　明明　我

后兮化洽無邊　崇彼廟貌兮其功曲全　高門有閌

兮虛堂八筵　吉日釋菜兮陳彼豆籩　雕甍畫棋兮

旦暮含煙　海日一照兮金翠相鮮　帝將東封兮求

福上靈　千乘萬騎兮轟轟闐闐　謁我新廟兮周覽

蹁躚　肆覲羣后兮岱宗之前

太平興國八年歲次癸未十月癸未朔十六日戊戌

建　　　　　　　　　　　　鐫字卷厚

碑陰

內品同監修阮懷俊

殿直同監修樊繼源

內品同監修裴從訓

高品監修東岳并文宣王廟夏侯忠

泰寧軍節度使特進撿挍太傅孫承祐

宣德郎右補闕直史館權知軍府事賜緋魚袋石熙

古

承奉郎守秘書省著作郎通判軍府事王仲華

一管內觀察判官朝奉大夫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兼

監察御史柱國賜紫金魚袋康文鐸

觀察支使朝散大夫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鞫光業

節度推官徵事郎試大理司直秉輔

四十四代孫左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宜　母弟著

作郎監榷貨慈　母弟晃　母弟勗

凡從

行[illegible]公

林廟之行者具有數而奠拜之禮亦各有差自參議
總領詳議鄉貫姓名已誌諸石維省掾屬吏當別刻
之其歲月在參議題名下故不復云仁傑書

省掾

東平王文　孟謙　古渠趙瑀　柯亭董英　陽
平侯琪

屬吏

柯亭李滋　曾南吳欽　東平王恕　呂松　漳
川王鼎　葵丘劉信　絃歌王祐

王磐等題記七行行六字行書左行

永年王磐陳郡徐世隆嵩山頡從傑渾水劉郁自東

原來恭謁

先聖廟庭因奠

費林壬寅歲秋九月廿有八日

孫天益等題記（三行行十一字行書）

歷下孫天益上谷信世昌從

行臺公再祀

林廟歲己酉立秋日謹題

楊奐等題記（八行行七字行書）

壬子春三月甲辰十六日庚戌奉天楊奐上谷劉詡

盧龍韓文獻任城聶舜彭城王明遠梁□聶宇陳郡

王元慶古汴教敏祇謁

賈起等題記五行行十一字九字不等行書

歲在壬子九月十一日早□天宇澄霽東原賈起□

□王庭敬謁

廟林謹誌其來彭城王明遠從行

溫惠洞等題記五行行十八字正書左行

歲甲寅夏四月八日恭謁

聖祠拜于

林慕金源道人溫惠洞遼陽幹勒堅金城史尉謀陽

程知柔同來男六九學生東平徐炎從行浚都趙晉

敬題

劉惠淵詩十一行行十一字十字十九字不等正書

拜謁

至聖文宣王廟留題

七十邉邉席廓安周流列國始旋轅發明

奚理見經旨釐頓人倫窒亂源比德唐虞賢更遠齊

仁袞冕衛彌尊

君王師範渾無報世世榮封裕後昆

丙辰仲冬朔蓬山劉惠淵拜手稽首上

提領曲阜縣事東平呂仁命工刊委差白濤從行

匠石杜溫

馬惟能等題記 四行行十二字十字九字不等正書

中統二年冬十月二十有三日提控監修林廟官馬惟能廟學教授王庭珍監修官孟福同來祗謁祠下

呂文穆廷試第一後爲賢相此文殊弱不稱白崇矩書大似孫崇望而遜其圓逸二人皆以書待詔者見一時所尚如此 不暴鐫拳

宋史孔宜傳太平興國八年詔修曲阜孔子廟宜貢方物爲謝詔褒之其詔藏曲阜縣志云素王之教歷

代所宗嘗予治定之初特展修崇之典汝嶽封闕里
秩列周行皮備貢輸慶茲輪奐省閱嘉獎不忘于懷
碑陰題字十一段惟末段有中統二年紀號餘皆無
年月閒有干支大率是金元閒人題名上層第一段
省掾屬吏從行臺公謁林廟題名第二段壬寅歲王
磐徐世隆等題名第三段歲己酉孫天益等從行臺
公再祀林廟題名所稱行臺公者即東平路行軍萬
戶嚴實也壬寅乃元太宗崩後六皇后稱制之初己
酉則元定宗崩後之次年據雲峰山題名己酉七月
大行臺謁嶽祠從行者東平參議王玉汝及張昉李

滋杜仁傑孟謙題記者徐世隆此碑初謁林廟不書

年月再祀林廟亦在己酉立秋與謁嶽祠同時事矣

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乃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新修曲阜孔廟落

成勅呂蒙正撰文白崇矩書篆立石廟門宋史列

傳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

第一歷官著作郎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拜左補

闕知制誥父卒起復遷都官郎中入爲翰林學士

碑題起復以後官與傳合白崇矩無傳碑陰題四

十四代孫左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宣母弟著作

郎監榷貨務毋弟晃世弟勗文獻通考載太平興國三年詔孔宜可授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甍至是襲封已六年惟右贊善碑作左爲異宋史孔宜傳宜字不疑舉進士不第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爲曲阜主簿歷官南康軍代還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而嘉之召見問以孔子世嗣因下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崇傳祚襲封抑存典則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祗稟廉隅承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胄可太子右贊善大夫亦作右與

碑興襲封文宣公復其家太平興國八年詔修曲阜孔子廟宜貢方物爲謝詔褒之遷殿中丞次日憲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官工部員外郎知浚儀縣次日晃碑作晃應城主簿次日昴雍熙中進士及第碑題聖裔見於史傳者如是宋史禮志載太宗即位之八年泰山父老千餘人詣闕請東封帝謙讓未遑厚賜以遣之明年宰臣宋琪率文武官僧道耆壽三上表以請乃詔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有事于泰山既而乾元文明二殿災詔停封禪此碑建于八年十月而銘詞已有帝將東封兮求福上

元云云似已允羣臣之請不待明年矣碑陰載內品高品等姓名宋史職官志內侍省宋初有內中高品班院泰寧節度使泰寧軍本兗州見宋史地理志節度使孫承祐史附吳越世家杭州錢塘人錢俶納其姊為妃太平興國中俶來朝盡獻其地從承祐泰寧軍節度使餘人俱無攷碑陰又有仁傑書云凡從行臺公林廟之行自叅議總須詳議鄉貫姓名已誌諸石云云仁傑為杜仁傑行臺公為嚴實皆元初人山左金石志已詳惟所云叅議等已誌諸石今此石未見

上清太平宮鐘記

夔本高廣行字
皆不計正書

朝奉郎尚書駕部□□□□□□制誥柱國賜緋魚
袋臣王化基奉　勅撰
翰林待　詔將仕郎守將□□□□□書院祗候
賜緋魚袋臣趙緯奉　勅書

粵自氣初別類物已流行統萬彙以强名道其大也誘
羣生而示化敎以行之大旣無隅惟體元而象立行雖
有約因假物以信彰庶洞達於觀聞俾咸遵於警策崇
以列眞之宇用集靈仙助其扣寂之音必資利器器之

上、者鐘實存焉而參日月運行鐘司其□陰陽啓閉鐘

體其宜猶圭表之節晦明若震霄之權號令節不差則

□□秩權不紊則歲功成爰則象以播形期導人而敷

教使聲聞於羣動翼響應以知歸則勤行之流聲始而

善作□誘之者聲終而惡悛信無刑之章程眞善問之

關鍵其爲用也詎可誣焉然而道云未行物亦拘否或

因罹於□□乃往適於殊途待徵來復之言必偶會昌

之運　皇上富有瀛海端居穆清法虛無以用心貴

慈儉以爲寶□厲文垂教言皆合於璽機作事庇民動

悉符於天意每希□以凝想欲躋時於太和謂專靜守

邦必先於專動謂無爲御世必肇於有爲庶幾一致於
理平觸類咸資於 聖作繇是啓 帝王之盛業
建 開拓之嘉謀或伸義於懷柔或推功於弔伐乃
舞干而來遠裔亦提劍以征不庭則東南負海之邦旋
聞請吏口勇近胡之地親係降王指多壘以削平俾萬
邦而率服然後奉祖宗而嚴禋配豐稼穡以潔粢盛振
久墜之闕文舉曠行之大典屢升泰畤一祀青壇恭贊
三牲報本所以伸大禮親耕千畝勸農所以推至誠復
念治國大端樹人爲本徵將相取材之地在孝廉敦古
之流於是籠羅英翹躬自題品平衡一設誠鮮失於重

輕懸鑑洞開罔不私於妍醜得人之盛振古未聞斯乃成戎祀之功盡賢能之選舉其大者而無虛歲矣以其司牧蒸黎邦家重柄郡國至廣賦輿寔繁以長物親民受慘舒之寄以庶官釐務有利病之權每愼簡於乃僚俾廟精而求理凡在推擇悉關　聖心恒運叡中之才以成宇內之計斯乃用人熙績而無虛月矣加以求衣未明負扆南面慮德刑之未正恐恩信之未孚體民間情通天下塞每臨軒而決滯恒旰食以忘勞斯乃勤政孜孜而無虛日矣夫以聖神之理運化無窮體用則類諸仁濟功則至於道道啓冥感元符　上心表

惟德以動天乃降神於右地建壽宮而雲龕儼元像以

屋陳賜號太平示淸淨以學也尊名翊聖知皇天輔德

也其宮宇規模之盛神靈肹蠁之徵具載豐碑不煩覼

述爰命道士張守眞主張其事本宮器用惟鐘闕焉道

士張守眞詢彼傳聞得諸耆舊昔李茂貞竊據之時嘗

移古道宮樓觀鐘於天柱山懸挂僅巳百載蔑無聞焉

用聲不同然非啞而猶啞設器未當雖茀虛而若虛必

待

盛時始彰靈跡驗其鐘右則誌記昭然起雲鶴

之形列天仙之狀神異之物於斯證焉感通之徵茲又

明矣道士張守眞具以上請於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

三日　詔移是鐘歸於本宮□所謂道有污隆跡惟隱顯道污則隱在唐季道隆則顯於我朝宛契珍符聿臨　聖運大矣六齊之制巍然九□□□層樓竹建於新規猛簴重懸於舊物伏獸之形菌蠢畏鯨之響訇訇揚颷助威則天地鼓槖震懾生動則雷□□□慝慈以之遁形愚聾以之抉聵使昏明不忒動靜叶宜動則警俗沉迷靜則與時休息足以彰明元既啓迪□□庶符尊道之朝來助不言之敎臣恭承　睿旨俾志前聞媿屬思以榛蕪但凝神於恍惚器仍舊貫如還赤水之珠文用紀年遂刊他山之石時皇宋耕藉之元年七月

九日記

上清太平宮主崇霹大師賜紫張守眞

長安忠善居士黃德用刊

副宮楊志振模

按上清太平宮興建緣起已詳前碑此碑爲王化基趙傳奉勅撰書宋史列傳王化基字永圖鎮定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常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嵐州改淮南節度判官入爲著作郎遷右拾遺召試知制誥此碑結銜中祇六字而存者曰朝奉郎尙書祠部則傳未嘗爲祠

部官也趙傳歟又云嘗考茂貞竊據之時嘗移
古道宮樓觀鐘於天柱山懸挂道士張守眞具以
上請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三日詔移是鐘歸于
本宮然則此鐘從天柱山移來矣陝西通志不載
天柱山卽樓觀之有鐘亦未述及歐五代史雜傳
梁太祖卽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但
稱岐王開府置官屬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有地
二十州云云此卽李茂貞竊據之事也碑末不紀
號而曰皇宋耕耤之元年宋史太宗紀端拱元年
春正月乙亥親耕耤田還御丹鳳樓大赦改元則

碑建於端拱元年七月在移鐘後九年矣

新譯三藏聖教序

碑高六尺八寸三分廣四尺五寸二十行行四十字隸書篆額在西安府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製

永興軍太壹山開利寺沙門臣雲勝書并篆額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羣迷闡揚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賾眞空莫測苞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攝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苦海譯三藏之秘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 逃若 窺像瀍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歷千 劫 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瀍傳東 土宣 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生滅用 行 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沾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 泰 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困歲月煙蘿超香界之自遠巍巍罕側杳杳難名所以道貫十聖德被三賢至道 超於 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揔錄形類簽鑿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瀍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 三 乘 翻 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啓暹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昡劫而昏墊重明禪門昭顯軌範而彌光妙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成障礙救諸波羸冥昧慈悲浩汗物表柔伏貪佷啓滌昏愚濟小乘聲聞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宅淡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而無量濟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華雨於金輪護恒沙於玉關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之水弗能瀍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厥懿 非博學釋典徵聞豈敢序文以 示來者如麟鸞
爝火不足比之於曒日將微蠡量海未能窮盡於涘困
者哉
端拱元年歲次戊□□月甲寅朔七日庚申建
推□□□□臣涪州管內觀察使檢校太保知永興
軍府事兼提轄五州兵士公事柴禹錫
起居舍人陝西轉運使□□□□□□中丞陝西轉運
副使鄭文寶
宮儀使永興等州兵馬駐泊都監王賓鈞
殿中丞陝西轉運提點刑獄□□□□□侯高班

內品提點酒稅方保言
殿中丞通判軍府事王扶
供奉官兵馬監押吳元範
殿直同監押□□□□□度行軍司馬水丘隆
觀察判官臧恕
觀察支使崔憲
節度推官趙湘立石
李邈題銜
西域僧天息災譯三藏太宗為序雲勝書天息災無
元裝師之奇異太宗無唐文皇之雄才雲勝無懷仁

之手腕又無王逸少之殘璺斷楮足供其補綴時代
既非不能超乘而上矣后之爲不朽者難哉石墨鐫華
右新譯三藏聖教序太宗御製蓋爲西域僧天息災
等譯經而作攷宋史雍熙二年十月丙午以天竺僧
天息災施護法天竝爲朝請大夫試鴻臚少卿益奬
其譯經之勞也碑爲沙門雲勝書後列涪州觀察使
知永興軍府事柴禹錫等名則李邈所書然隸法却
如出一手宋史鄭文寶傳授陝西轉運副使內侍方
保吉出使陝右頗恣橫且言文寶與陳堯叟交游爲
薦其弟堯佐驛令辯對上書自明太宗察其事坐保

吉罪厚賜文寶而遣之此碑有祗候高班郎字班內品提點酒稅方保言次文寶之後豈卽其人乎吉言字形相近當是轉寫之譌禹錫官撿拔太保史亦失書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今大藏盡字號有佛說大摩里支菩薩經四卷題曰宋西天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天息災譯卷首卽冠以此序天息災所譯經甚多幾與姚秦鳩摩羅什唐元奘相埒特舉一經以冠此序序蓋不爲一經作也當時旣以此序冠於經首又別鐫石爲此碑碑文泐者三十五字今取

大藏經首所刻增注完全惟末行年月泐二字邇名結銜其泐二十字經本所無無從增補然年月所泐尚有可攷端拱元年爲戊子歲是年甲寅朔爲十月則爲戊子十月字也碑刻於戊子十月而太宗製序賜天竺三藏法師天息災則佛祖通載繫于戊寅年蓋太平興國三年也王圻續文獻通考誤繫于元年譯經院置于太平興國七年六月丙子見宋史太宗本紀佛祖通載云是年詔立譯經傳法院于東京如唐故事宰輔爲譯經潤文設官分職西天中印土惹爛陀羅國密林寺天息災

與法天施護譯經帝製前序按此疑有傳誤今大
藏所載及佛祖通載實只一序並非賜天息災之
外別製前序也法天施護亦各有賜號據大藏所
載法天爲西天中印度摩伽羅國三藏宏教佛智
大師施護爲西天北印度烏塡曩國三藏傳法大
師帝釋宮寺賜紫沙門並未嘗賜朝散大夫試鴻
臚少卿此似宋史本紀訛也據大藏同時別有法
賢惟淨法護三人皆稱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宋
紀不載此三人而誤以法天施護牽連書之耳碑
序前題太宗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

明廣孝皇帝據宋紀是太平興國六年所上則立
碑時宜有此題若製序時未上此號也年月後列
銜名九人宋史列傳柴禹錫字元圭大名人官與
碑合惟不載提轄及功臣號與撿校太保耳鄭文
寶字仲賢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累官殿中丞
授陝西轉運副使而不言其爲起居舍人王審鈞
以下無攷水邱複姓見王氏續通考而不詳其郡
望立石者趙洲傳載字巨源華州人進士甲科歷
彰武永興昭武三軍節度推官

鎮州龍興寺鑄像修閣碑

碑高一丈三尺九寸廣五尺二寸二十七行行八十五字行書在正定府

大宋重修鑄鎮州龍興寺大悲像并閣碑銘并序

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口知　制誥柱國賜緋魚袋

臣用錫奉　勑撰

翰林待　詔將仕郎口少府口主簿　御書院祗候

賜緋魚袋臣吳郢奉　勑書并篆額

國家改元曰端拱之年有司下鎮陽之奏以大悲銅像鎔範既久高閣精廬緜搆已就琢他山之石還請好詞以銘鏤秋七月　天子視朔于明堂之日

王言如綸乃命詞臣俾濡染摭實之文叙修口廢興之

事臣再拜稽首惶恐祇肅以爲刻貞石垂不朽謁
聖朝崇建之本末覩後人耳目之聽信苟非鴻儒碩
生有大手筆空門實相達口心觀則安能抽秘思荅
明詔徒以末學膚淺昧道荒忽聊敘萬分之一也
夫隨感而通能救諸苦謂之大慈大悲乎應變無方能
現諸相謂之千手千眼乎然眞性本空不生亦不滅眞
數前定有廢口有興周顯德中　世宗納近臣之
議以爲奄有封畧不過千里所調租庸不豐邊備技貫
屢空於軍實算口莫濟於時須於是詔天下毀銅像鼓
鑄以爲錢貨利用以資帑財金人其萎梁本其壞化身

從革通有無於市征圖府流口豈執著於我相而惟鎮
之邦惟鎮之民萬人聚千人計惜成功口見毀冀上意
以中輟雖卜式出財以有助而黃皇執議以不迴洎像
壞之際於蓮葉之中有字曰遇顯即毀無乃前定之數
乎物不可以終衰必授之以興復時不可以終否必授
之以隆昌　我國家應乎天順口人革有周
之正朔造　皇宋之基業南取越西平蜀崇道教
興佛法無文咸秩陳像重興乾德中乃命重鑄大悲之
像于是邦也虞衡伐木司爟用火法陰陽以爲炭口天
地以成鑪豈萬物之銅萬靈之肅㦄　帝力以神

速因匠哲而功倍既而鎔成滿月之容如冠輕霞昇于
顥口青蓮爲目天花飾身四十二辟金色瞳矓七十三
口寶相穹隆仰之彌口瞻之益恭洎搆以摩雲之閣如
羯蓬壺倚於逵廓口口旋題風清寶鐸十口三襲危梁
亙躍重階複道飛棟電燿夕月瑩其藻繪朝霞飾其丹
雘有周之毀也既如彼　　我宋之興也復如此
今皇帝嗣鴻業凝　　睿圖運應千齡
道超三古成湯克己稱其德也謂齊聖廣淵帝堯爲心
稱其道也曰聰明口思用七德講五口口口禮義德刑
爲戢器壇四海宇萬方而以動植黎元躋壽域豆籩有

蹕臨　烈祖於上慮金石成文謁先師於太學列儒臣
以侍講祀先農以躬耕禮容彬彬　帝儀穆穆六
服肇辟罔不率口四夷左衽罔不口口延虎觀以議偃
兵訪鵝林以侯檢玉包匭述菁茅之職公車獻封禪之
書豈不由德動天天道順星辰軌道風雨咸若來浙師
俘畱主祥麟出黃河淸天且弗違况於人乎佛猶其依
况於鬼神乎越太平興國之七年秋仲口月粤有口勢
其名覈法祇受　宣旨專主佛閣焚修勤恪住持
敎化以爲像之設也口閣之成也宜周之以廊宇嚴之
以門閣於是經之營之七年于茲化輿口嫗衆財人心

口財用備土木其巷班倕斯至始揆日以悅使俄有時
而告成長廊翼舒迴陜口其千拄重門洞啓壯麗谿然
四達然現法有如是勤如是化也是緣如是功乎噫民
有餘財方能施佛財衆有美利方能修福利引而伸之
夫所實者慈與儉所修者禮與樂叙彝倫建皇極生民
所以獲福者中國　聖人之敎也所去者貪嗔
癡所修者戒定慧諸天由修福生諸趣由造罪人超無
生證無漏者四方釋氏之敎也然非　明聖在上
則像法曷依非富庶在下則塔廟不立今公帑有羨財
國庫有餘積可以營佛事創梵宮不害民不妨農農亦

有餘口民亦有經產可以捨淨財結善緣聞鐘磬之音則隨喜之心生覩慈悲之相則口口口起口花由是献金幣由是臻讚　睿澤如東瀛之深祝聖壽若南山之固其應如響獲福無量也臣文非潤色職在司言祗　詔彷徨命筆數四以爲文不迨意意不迨理理不達於眞諦文不稱於　王命江淹才盡寧摛五色之毫相如思遲徙奉　九重之旨

銘曰

吾皇御宇　運膺下武　金玉王度　爲佛法主　易不云　聖人作而萬物覩　禮有中庸　易有變通

筌蹄至理　與佛　同臣所謂　王澤流而三寳方崇
天生蒸民　樹之司□□□　帝力　謂衣食自足
所以歸依佛歸依法　而獲天人之福　佛度衆生
攝以慈悲　莫測神化　以感應無遺　所以不可
量不可思　而爲□人之師　範金成象之容　瞻仰
雲中　傍雙列於□　□嚴厥功　上棟下宇之制
岌業空際　高特出於樓臺　彤鏤其麗　若土若
庶　至菩薩前　稽首發願　結其因緣　無遠無近
覩菩薩相　膜拜展禮　除其罪障　其毀也無乃
示有周□□　其□也□以彰　皇宋其昌　詔下創

立　聖謨洋洋　功成磊落　福善穰穰　口鎮之邦
在冀之方　全趙封圻以晝野　恒山鬱盤以連岡
慈爲雲兮敷蔭　慧爲日兮揚光　祐我　聖皇
寶祚□□
端拱二年歲次己丑正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建立
李思順李嶼李繼元鐫字
按龍興寺鑄大悲像建大悲閣皆乾德元年事已
詳前碑此碑則以主閣僧瓊法於太平興國七年
建廊宇殿門工竣上聞乃勑田錫吳郢撰書立石
以紀田錫宋史傳稱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太平興

國三年進士八年由知睦州轉起居舍人判登聞鼓院知制誥加兵部員外郎吳郢無傳弇州山人藁有吳郢真宗時人大相國寺碑銘咸平四年宋白撰吳郢書并篆額而不載此碑未知即此吳郢否御書院祗候不見于宋史職官志及馬氏通考以臆度之即翰林供奉之類無專員也

潭州鐵塔柱文

裝本高廣行字皆不計

正書在長沙府鐵佛寺

潭州鐵塔觀世音陀羅尼

上生三皈依發願文

南無兜率天宮慈氏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

顏

南無兜率天宮慈氏如來應正等覺所居內衆願捨命

已得生其中

南無兜率天宮慈氏如來應正等覺願隨彌勒下閻浮

提龍華三會先得授記

往生內院眞言咒不錄

潭州管內觀察口官李思明發心鐫寫於塔普願一切

有口同生慈氏內院

進士董蘐書

開福禪寺傳法沙門道崧鐫經
所有上件功德願國泰民安風調雨順法界含靈俱登彼岸
宋淳化元年庚寅歲　　李昇鐫字
陁羅尼經寺僧鐫之率用石幢今其存者遍天下而頹損斷仆往往爲好事所收予獨以其釋氏言棄之不錄也甲辰冬在長沙得此經文其製用鐵柱鐫勒長八尺餘各有稜觚外覆有磚塔葢其善自護惜如此嗚呼三代鼎彝之文流傳及諸後世皆銘于金刻故雖其沈没發見終不可知然銘勒獨較石爲全今

陶鑄之工曰趨簡易吾儕與役者亦漫不知所事焉
而釋氏之徒能重其師之說獨欲見諸久遠如是杜
者是可異也夫石授堂金三跋

按鐵塔今在長沙府鐵佛寺宋時謂之潭州潭州
志唐開元時衡岳降神舍鐵造佛兼以鑄塔乾隆
四十年梁中丞階平國治修寺工畢次及塔除舊
釁得塔柱如幢貫塔中高丈有四尺圍尺有八寸
上刻三販依發願文南無兜率天宮慈氏如來云
云次刻往生內院眞言後題云潭州管內觀察□
官是推官 衙一字 李思明發心鑄寫於塔普願一切有

情同生慈氏內院次刻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陁羅尼大身眞言進士董䕶書僧日道松工曰李昇淳化元年鎸計字七百六十有奇臬使梁君㓜循敦書揚以見遺嘗作詩題其後按兜率天宮者法念經云若持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語兩舌惡口綺語得生兜率陁天陁羅尼者宋僧無畏傳夫三藏之義者內爲戒定慧外爲經律論以陁羅尼總攝之也陁羅尼是菩薩速疾之詮解脫吉祥之海三世諸佛生於此門慧照所傳一燈而已又佛頂心經觀世音菩薩說此陁羅尼已天雨寳花繽紛

而下云云此即所謂觀世音陀羅尼也夫往生內院即往生淨土淨土者各處佛國皆有之故楞嚴有想多情少必生天上又有一切淨土隨意往生之語大勢至五十二菩薩亦稱念佛三昧而不專指西方此文言慈氏居住兜率天宮而慈氏說法有內院外院之分是亦淨土也外院遇劫時為水火風三災所到內院則三災所不到是以修上生者必歸之白文公詩有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要歸兜率天謂此也

拜文宣王廟記

碑連額高五尺九寸廣二尺八寸五分十三行行二十八字隸書篆額在曲阜孔廟

拜文宣王廟記

給事中撰

行陳州長史彭㞙書

給事中徐休復承聖君之命禱神嶽之靈迴轅載途遂思近我先聖之邑驟是躬薄奠拜明祠裵回廟庭歎想增積何者昔以總角之歲曾佩韘以來斯今當艾服之季乃乘軺而再至嚮向非我先聖之道學我先師之文則曷以服脫紅塵上清漢要金拖紫入玉陛而侍珠旒者

哉謂前參左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次任三司戶部使　今休復家藏　先
聖之書室供　先師之像敬以今生之行更求後
代之因而願子子孫孫長遵於聖教生生世世不離於
儒門者誠所禱也惟　王至明神聽如在
旹大宋淳化二季三月十五日記
朝奉郎守太子左贊善大夫知兗州軍府事賜緋魚
袋常顯信建立
石作白昇鐫
按此碑徐休復撰彭晟隸書記前一行但云給事
中撰不署姓名亦僅見也宋史傳稱休復字廣初

濮州鄄城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出爲通判薦授太子右贊善大夫累遷比部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端拱初加左諫議大夫召爲戸部使淳化元年遷給事中連知青潞二州休復先上言以父母葉葬青社願得領州事因譽邱壠遂至青州傳載其歷官如此此碑立于淳化二年四月十五日正其未至青州以前所記也文云承聖君之命禱神嶽之靈宋紀淳化二年三月已巳以歲蝗旱禱雨弗應手詔宰相呂蒙正等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而雨蝗盡死而不書遣官徧

禱嶽瀆之事據此文休復似係禱雨泰山迴謁而拜孔廟也又昔以總角之歲曾佩韘以來斯此即傳所謂父母葉葬青社者必是其父曾官青州道經曲阜休復從行其時尚幼也要金拖紫與傳中賜金紫合諫議樞密戶部之官注於記內亦碑文之掛格而注內不言知青州是未有此命也文筆鄙猥書亦醜拙姑錄存之不足深論

西京白馬寺記

碑高一丈四尺廣五尺八寸二十行行五十五至五十七字行書在洛陽

大宋重修西京白馬寺記

翰林學士承旨朝請大夫中書舍人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蘇易簡奉
翰林侍詔朝奉郎秘書丞同正兼御書院□
候賜□□□□□文□□
東周舊壤西洛名都景氣澄清風物奇秀長源渺
渺元龜負書之川平臨依依白馬馱經之地考其由爲
中國招提之始語其要居兩京繁會之間歷累
朝而久鬱禎符偶昌運而薦陳靈貺不有興葺
亭殿徽音法天崇道皇帝端拱北辰委裘南面
步攝提而重覆歲紀把鉤陳而再紹乾綱實異俗於蘇

衍綏生民於壽域尙或探元象外訪道瓊瑞 恭
已臻儀法嫣汭 無爲之化 凝神靜想儀靈山 授
訊之言 省 鴻名崇十號乙空王畢 皇居 發
三休之妙 觀 坐致 華胥之境 平登 安養之方慈雲遠 覆
於冰天法眼 遐遊 於桂木東踰 遠 海揚帆須貝葉之書
西泊流沙 刻石紀 金剛之座 勒 行之能事著矣
陰隲之元功大矣居一日謂近臣曰 朕
嘗探賾造化窮研 載籍祀彼河海猶分其先後 嘗諸水
木尙本其根源 視夫像教斯來眞詮下濟詮由 翻譯
生一法爾二 法師者 揚譬圖之末 緒 越悉積之修程百千

闡微於演其性宗四十二章初宣其密義則何必伯陽道德止留關令之家倚相典墳傳自侯生之口而已哉瞻彼維洛靈壇尚存未旌勝緣良謂闕典時爲畢尉直歲勾芒馭辰龍星維躍於雩壇兎魄罕於畢宿前於黔首求興雲澍之詞軫彼皇情已甚桑林之禱命中使以馳冢竭仁祠而致誠 夏勤上通靈慮如聲豈獨商羊鼓舞但聞鬪里之言力士沾濡惟祀開元之代乃命梁新偉搆寅奉莊嚴採文石於他山下瑍材於邃谷廣莫騁督繩之妙瀉爽掌置梟之司闢蓮宮而洞開列栱敎而對峙閒八十種之尊相安二大師之

法延雲骨宛如可驗來儀於竺國金姿穆若猶疑夢現
於漢庭天風高而青鏘鏘洋晴霞散而雕拱耀赫周之
以藻垣浮柱飾之以法鼓勝幡遊合句服之風光無迹
日域芳林搭陽之城闕更類天宮晰則郊廓遊客瞻褱
遺俗或黃髮鮐背之老或元髫稚齒之童途謠巷歌相
与而謂曰　吾皇帝之稽古務本也爲蒼生而祈
福致金儀而降靈遂使權輿聖教之津將墜而復浹猶
始福田之所已圮而更興未覩　時巡漏　望幸
竹宮建圭立極瑜姬公洛食之符　檢玉升中越
孝武山呼之瑞臣生逢　羌丙備府嚴徐自是

閬苑之勝遊袓得楞伽之真趣爰承　詔旨命
紀歲時雖喬沒荒蕪欲繼金聲而莫及然勒銘琬□期
將火德以彌新　□□□
□□□□□□禩四月八日記
翟文　臣□　張□□刻
碑甚磨滅斷爲二截有云佚默經之地□其由□中
國招提之始按洛陽伽藍記云白馬寺漢明帝所立
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
金人長六項皆日月光明胡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
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爲名故碑

亦云也碑年月殘缺惟存禩四月八日及前有翰林學士承旨朝請大夫中書舍人上柱國賜紫金中缺簡奉勅下缺云云知爲蘇易簡也中州金石攷云只存上截今予所得有下截云易簡入爲右拾遺知制誥除翰林學士淳化中充承旨見東都事畧本傳則此碑爲淳化時立中州金石記

按此碑文幾八百字而泐其半賴河南通志河南府白馬寺條下全載此文今取以互校旁注補足碑泐其歲月志亦不載據文攷之文云法天崇道皇帝宋史太宗紀端拱二年十二月辛酉羣臣上

尊號曰法天崇道文武皇帝詔去文武二字然上尊號雖在是年而受尊號改元在淳化元年正月戊寅朔是年庚寅歲碑下云步攝提而重張歲紀攝提者寅也謂月日重合於歲紀也又云時屬單閼直歲勾芒馭辰龍星雖耀于雩壇兎魄罕離于畢宿單閼卯也淳化二年辛卯歲是年三月蝗旱禱雨史雖不載禱于嶽瀆據碑云命中使以馳驛竭仁祠而致誠是遣官禱于嵩嶽也觀此益信前碑徐休復爲禱雨柰山之證白馬寺因禱雨有應遂命新葺而蘇易簡奉勅撰文建立此碑以紀歲月然則此碑可信爲

淳化二年立也碑紀白馬寺興建之始因及摩騰竺法蘭按高僧傳攝摩騰一名迦葉摩騰本中天竺人漢永平中明皇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至乎雒邑明帝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騰譯四十二章一卷勅緘在蘭臺石室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相隨而來既達雒陽與騰同止愔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

十二章等五部移郡冠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

四十二章經今見在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爲始也

四皓廟碑

碑高六尺廣三尺文三十一行行五十一字隸書額題四皓廟碑四字篆書在商州

大元重立四皓廟碑

宋王禹偁撰

奉訓大夫集賢直學士兼國子司業蕭𣂏□□書丹

并篆額

易稱知進退存亾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先生避

秦知亾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

命知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尚孰爲聖乎若其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也漢危而不出則素隱行怪巢由之徒也應高祖之命則溺其冠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聘則功不立而名不稱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全德者矣嘗試論之曰古稱周公聖人也猶使伯禽教孺子居攝六年明辟未復而召公不說于内三叔流言于外盛德大業幾墜于地吁扶幼君秉大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觀乎戚姬之變如意之寵以妾竝后以孽代宗本根一搖社稷將墜謂扶蘇之喪胡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也何止炎靈之不祀抑亦黔首之

罹禍豈無留侯陳八難罷六國則可議主鬯則以水而投石也豈無曲逆諫强楚解長平則可言立嫡則閒豐而方枘也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而定之漢庭公卿皆出下而能錙銖鍾鼎桎梏衣冠安爲乘而不有其功抗匹夫而不食其祿自非至人達識孰能與于此乎向使先生定漢辭爲漢臣報惡議功必在平勃之右當以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而處之居是官也以四鉅賢事一少帝挾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止流言不說之事哉欲望其茹紫芝臥商嶺其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非獨謀漢也實將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也亦將矯世

也危而護之亦寔安于獨善可謂救乎胥矣定而去之不乘時以聚蘇可謂矯乎世矣用是警民猶有建桓立廢之徒矣嗚呼世之爲人臣議廢立者可勝道哉或因定策而專國或因援立而無君戕弒兇殘何莫由此其後治天于莽卓盜國于曹馬移徙龜鼎易于奕棋纍纍簡編可爲太息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來也至公于萬民其往也無私于一身前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賢而已或曰周公相成王攝天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號爲先聖歷代仰之豈先生之道過于周公乎愚曰周公乘文武之業知王化可興故

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雜故去之以遠害焉周公聖人之用者先生聖人之晦者但皆異而迹殊耳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辛卯歲予坐事解制誥職翌日有商於二使之命下車拜廟西山之側退立廊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作者若干人因歷覽之美則美矣叙先生之道似有未盡就館濡筆中之以碑斯文也豈直歌鴻飛狀鵠髮而已哉實欲使立朝廷爲臣子而挾幼冲圖富貴者聞而知懼亦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旨也其辭曰

猗歟先生　時行則行　高眠商嶺　逃難秦坑　知

秦之斿　亾于子嬰　知漢之祚　存于惠盈　一言
悟主　萬邦以貞　不有其功　不食其祿　遠害全
身　矯世厲俗　清泉洗耳　紫芝充腹　獵犬自烹
冥鴻不復　矯矯高節　悠悠後來　漢之𠩄圖
胥之愍懷　江充厚誣　賈后雄猜　先生不生　孰
爲來哉　昏亂之世　廢立不已　採斯孤兒　莽抱
孺子　成既自我　權亦歸己　先生不生　大事去
矣　蒼野蕭寂　祠荒薜蘿　遺像斯在　惠音可歌
清風凜凜　素髮皤皤　永懐貞遁　刻石山阿
大憙九年歲次乙巳十一月吉日重立石

承事郎安西路同知商州事□□□

奉訓大夫新除商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奥魯勸農

事謝梧□

□德郎安西路商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奥魯勸農

事□銓

□騎校尉安西路商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奥

魯勸農事□□

按此碑王禹偁撰文稱辛卯歲坐事解制誥職奉

商於二使之命下車拜廟歷覽古碑申以斯文宋

史傳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端拱二年拜左司

諫知制誥未幾判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
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
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卽碑所謂坐事解制誥
職奉使商於也商於者卽商鞅所封之地秦置商
邑漢置商縣隋改商洛縣屬上洛郡唐置商州縣
屬焉宋因之二使者副使也二與貳同傳又稱禹
偁官商州歲餘卽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此文
稱辛卯歲使商州下車拜廟辛卯是太宗淳化二
年端拱本無四年史文葢脫淳化字也據傳推之
此文當作於淳化二年拜廟之時矣商州四皓廟

有二一在州東七十里商洛鎮一在州東金雞原

陝西通志載此廟有唐裍宗元宋王禹偁撰碑而

不言禹偁碑何年所刻此碑末題大德九年重立

石必是宋時先已立碑不知毀于何年也金雞原

有山曰高車山太平寰宇記高車山上有四皓碑

及祠皆漢惠帝所立高后使張良以駟馬高車迎

四皓於此故名然則祠中有漢碑矣此碑則云退

立廊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

作者若干人是禹偁所見有多碑而所謂古碑者

不知即寰宇記所稱漢惠帝所立之碑否耶今就

廟中搨得者僅此大德重立之禹偁一碑其餘不惟漢碑無攷即柳子厚李贊皇二碑亦未見矣傳稱禹偁九歲能文所著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奏議十卷詩三卷今存于四庫全書者統名小畜集三十卷與晁陳二家所載同蓋據平陽趙氏影宋刻本然其集行世不廣而此碑又舊刻無傳因就大德所刻錄存之文泐者六十餘字袍家舊藏小畜集鈔本取以校補書者蕭𣂏元史儒林傳字惟斗奉元人讀書南山者三十年大德十一年以前與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

學士皆不赴此碑題直學士司業兩官皆不赴仍
用以系銜也然傳獨不及其工篆隸書即書譜亦
不列其傳可知此碑傳搨者少尉爲有元一代名
儒不可不存其蹟則此碑尤宜亟録也末署商州
守士官四人其曰安西路者元史地理志中統三
年立陝西四川行省治京兆至元十六年改京兆
爲安西路總管府商州屬焉其曰奧魯勸農者百
官志散府達魯花赤一員知府或府尹一員領勸
農奧魯與路同諸州惟有達魯花赤與知州同秩
不云領勸農奧魯據此碑則知州亦兼管諸軍奧

魯勸農事盖史志畧也